

且赋深情
系列
006

「琉璃，你喜欢我吗？」南薰尘低声问，
露出一只手抓她那只不安分的小手。
苏瑾璃低声一叹，轻柔道：「喜欢。」



绝世风华

JUESHI
FENGHUA
上

雪山小小鹿
【著】

她是人见人骂的王府弃妃
他是年轻有为的帝国王子

他为了救他爱的侧妃
命她奉出心头之血

她换得自由，活得风生水起

他回心转意，她却一脚踢开



绝世风华

JUESHI
FENGHUA
上
雪山小麓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世风华 / 雪山小小鹿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04-5068-6

I. ①绝…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5710号

绝世风华

作 者: 雪山小小鹿

责任编辑: 冀 晖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980mm 1/16

字 数: 932千字 印张: 42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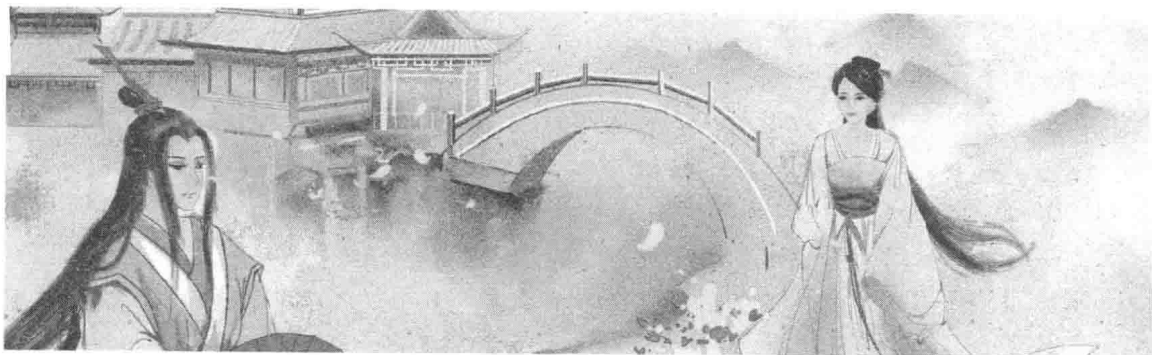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04-5068-6

定 价: 85.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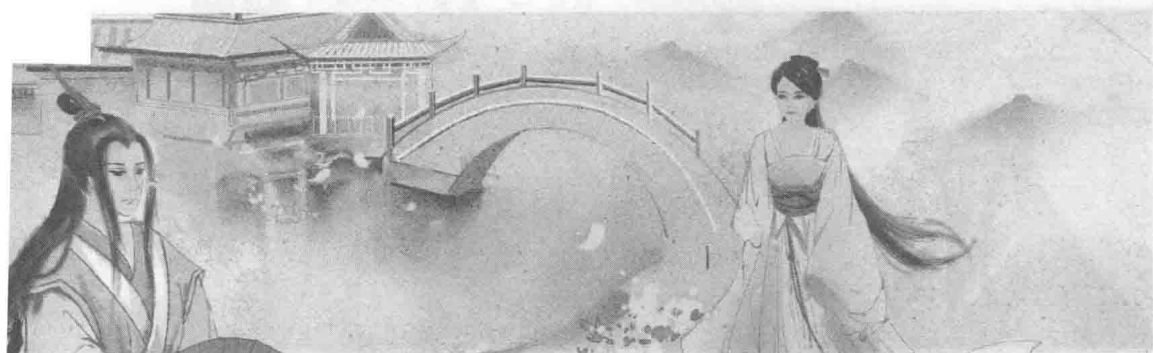


绝世风华

JUESHI
FENGHUA

目录「上」

第一章	王府弃妃	1
第二章	伶牙俐齿	16
第三章	谁的真心	31
第四章	借刀杀人	46
第五章	一场好戏	64
第六章	退婚失败	80
第七章	皇叔自重	95
第八章	真是绝配	112
第九章	生死相依	127
第十章	师兄师妹	144
第十一章	三军换她	160
第十二章	命悬一线	178
第十三章	要她之血	193
第十四章	背主丫鬟	210



绝世风华

JUESHI
FENGHUA

目录「中」

第十五章	开业大吉	227
第十六章	纳她为妾	244
第十七章	墓地失踪	259
第十八章	离奇身世	274
第十九章	痛失父亲	290
第二十章	巧遇吉祥	305
第二十一章	韩王退婚	321
第二十二章	不娶师妹	337
第二十三章	一石二鸟	353
第二十四章	花城月都	370
第二十五章	生日礼物	388
第二十六章	以死相逼	404
第二十七章	嘉云代婚	422



绝世风华

JUESHI
FENGHUA

目录「下」

- | | | |
|-------|------|-----|
| 第二十八章 | 瑶儿失礼 | 441 |
| 第二十九章 | 覆水难收 | 458 |
| 第三十章 | 深谷遇险 | 477 |
| 第三十一章 | 以牙还牙 | 494 |
| 第三十二章 | 订婚酒宴 | 512 |
| 第三十三章 | 梅妃复活 | 529 |
| 第三十四章 | 杀人狂魔 | 546 |
| 第三十五章 | 死无对证 | 563 |
| 第三十六章 | 前世今生 | 581 |
| 第三十七章 | 远赴苍梧 | 595 |
| 第三十八章 | 真假新娘 | 608 |
| 第三十九章 | 洞房花烛 | 627 |
| 第四十章 | 龙凤呈祥 | 645 |

JUE SHI FENG HUA

第一章 王府弃妃

罗帐灯昏，层层叠叠的淡青色床纱被撩开了一角，中间的雕花楠木床上，一对男女相拥而眠。

窗外是无边的黑暗，窗内，一片风光旖旎。

静寂的夜里，只听得男子粗重的低喘声，旁边的女人一动不动，如木偶一般任由摆布。苏瑾璃睁着两只黑珍珠般的大眼睛，无语地望着床顶。

她竟然还被人算计了！这还要不要人活了！一向骄傲的她，竟然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被一个小丫头给算计了！

她这个所谓的王妃一直不受王爷宠爱，只带着两个小丫头吉祥和如意住在偏僻的落花园里。

然而，打死她也没想到贴身丫鬟居然把她给卖了！当她感到身体不对劲四肢无力时，就知道出事了！她只得屏住呼吸，拖着将要软成一团的娇弱身体出了落花园，在偌大的王府乱闯，路上，就看到如意那丫头领着个男人匆匆往她们住的地方赶。

那一刻，她的心真凉啊！居然想给她来一场捉奸吗？这戏码，貌似在争宠年代防不胜防啊，可以预见她未来的日子要多么费心了！

她躲过了如意，闪进了另外一个院子，可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她竟然莫名其妙地就被现在身边的这个男人抓到了他的地盘！

一看到这个男人脸色红得不正常，她就知道他中药了，今晚这一劫是逃不过了！

现在这个男人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苏瑾璃的眸中闪过一道寒光，暗想着等会儿是不是应该杀了他。

脑子里的念头还没转过来，就听得头上一阵暴喝：“贱女人，你怎么在本王的床上？”

本王？苏瑾璃一惊，莫非这就是她的王爷夫君——当朝三皇子修景弘？

那个男人好看的剑眉猛然扭曲在一起，怒火从胸腔内嗖的一下子腾上来，他猛地抬脚，将苏瑾璃娇小柔弱的身子从床上踢飞。

苏瑾璃整个人从床上飞了起来，直撞到大门旁的桌子上，如果不是手臂在桌腿上缓冲了一下，估计额头会立刻见血。

她挣扎着坐起来，无奈身子可真弱啊！

“苏瑾璃，你又给本王下了药？”愠怒的声音已经到了近前。修景弘披着一件玄青色的长衫，长身挺立，伟岸地站在她面前，一双凤目怒火未息，轻蔑地俯视着她。

该死，他今晚居然宠幸了这个弃妃！

当初圣上有旨，三年无出，就可以休掉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眼看三年在即，这个贱人居然又使出当年那无耻的手段，给他下药，想怀上他的子嗣，她配吗？

啪！修景弘甩手给了苏瑾璃一巴掌：“贱女人，别妄想你能怀上本王的子嗣，就是生下来，本王也会亲手掐死他！你知不知道，本王很讨厌你，非常讨厌你，一天都不想看到你！”说完猛力一推，将她推倒在地。

苏瑾璃咬住下唇，从地上一蹦而起，修景弘正背对着她，在柜子里拿出什么，闪电般袭到她身边，抓住她的两颊，粗暴地将一粒药丸塞进她的嘴里。

苏瑾璃大惊，他要毒死自己？她拼命地咬紧牙关。

修景弘狠狠皱起眉头，十分不耐烦道：“吞下去！今晚你就不会有喜了！”

啊，原来是避孕药啊，苏瑾璃松了口气，忙主动地将药丸吞下，她还愁着弄不到这药呢！现在，该轮她说会儿话了吧？虽然脸上还火辣辣地疼着，但药力已经完全没有了，她的身体也清爽多了，轻轻往后跳开了三步。

“修景弘，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确实是被下药了，但不是我下的！”苏瑾璃的声音又清又脆，在安静的夜里听得十分清楚。

“你叫我什么？”修景弘一愣，这个贱人不是喜欢肉麻地唤他弘哥哥吗？怎么看她现在有点奇怪，居然看不到半点谄媚、羞涩和讨好。

“你觉得本王玩你一夜要付多少钱呢？你开个价。”修景弘冷冷地嘲笑，眼神轻蔑地望着她。

世界上还有这么无耻的男人吗？苏瑾璃真的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她名义上的丈夫了，这种话都能说出来！她登时火气大长，声音抬高一个八度，又脆又响道：“今天晚上是本姑娘玩你，不是你玩姑娘我，听明白了吗？你的床上功夫实在差劲得很，所以本姑娘一分钱都不会付给你，就当今晚吃了个哑巴亏！”

“你……你……你……”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修景弘颤抖着右手，指着苏瑾璃的方向，竟然一句话都接不上来，早就气得满脸通红，脚步发软了。

“你什么你！”苏瑾璃这期间已经找好了出去的最好方位，只要修景弘身子往这边一动，她就开溜！原来修月国的三皇子是个结巴啊！连话都说不完整！

修景弘浑身剧烈地颤抖，凤目圆瞪，怒火如地下三尺的火山，熊熊地燃烧着，整个人

仿佛一只奔腾的飞豹，下一秒就要冲过来。

苏瑾璃从地下拾起一件长衣衫，乱裹一气，就住房外冲去。

王府上空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喝：“把王妃给本王抓回来！”

声音震得地动山摇。

落花园里的吉祥和如意也听到了，两张小脸登时惨白，看到自家主子远远地飞奔过来。

“小姐？”

“小姐？”

两人异口同声，都是疑问的口气，张大了嘴看着她。

眼前的苏瑾璃，裹着修景弘的长衫，宽大的长衫直拖到膝盖下，一头及腰的墨发散乱地垂搭在肩头，白藕似的手臂与小腿都暴露在空气里，跑得急了些，左肩都滑落在外，透明的白色中泛着微微诱人的红色，粉唇丰盈润泽，衬着红扑扑的脸颊，竟是这么的美丽。

好一幅美人春色图！

只是此刻两人都无暇欣赏，苏瑾璃掠过两人进房，在房内找到一把尖锐的匕首，攥在手里。

“小姐，你要做什么？”吉祥跟进来，满脸的慌乱与担心，“小姐，你得罪王爷了吗？”

院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闯了进来。修景弘怒气冲冲地带领着一帮子黑衣侍卫赶到了天井中，每人腰间都挎着一柄长剑，无声地站成一字形。

修景弘站在最前面，他围着一件黑色的长披风，英姿飒爽，勃然迎风而立，剑眉斜竖，鼻梁高挺，薄唇抿成一条线，浓密的长睫下，两汪深潭腾腾地冒着怒气，直瞪着房门旁的女人。

他冰块似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意，整个天井因为他在这里一杵，温度至少下降了三摄氏度，令这初秋的夜晚格外寒冷。

“王妃，你好！”他几近是咬牙切齿，一字一字地咬出来。

“王爷，你好！”苏瑾璃玉腕翻转，横刀胸前，刃尖微动间在月光下反射出莹莹白光，“既然有这么多人在这场，今儿我们就把所有的话说清楚！”

修景弘冷冷地望着她，心内却怪怪的，感觉面前的苏瑾璃好陌生！这个女人，失血过多晕厥过去后，连性格也变了吗？

从前的她可不是这样，她对他总是极力讨好奉承，从来不敢反驳他，从来不敢大声和他说话，从来不敢惹他生气。

她还很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做跟屁虫。

“弘哥哥，这是我捉的小蜻蜓，给你玩好不好？”

“弘哥哥，等等璃儿嘛，璃儿跟不上。”

“弘哥哥，你就在璃儿房间住一晚，一晚，也不行吗？”

修景弘早就厌烦透了！

可现在呢，苏瑾璃只站在离他三尺的地方，面色清丽如水，渐淡的红晕如天然的胭脂，粉唇娇嫩，整个人显得灵动至极，尤其是那两汪秋水明眸，不卑不亢地迎着他的视线，在月色的迷离下折射出自信闪耀的光芒。

这样的她，竟令他有片刻的失神。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敢这样看他，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

他背着双手，讥讽道：“王妃想跟本王说些什么？如果说三年之约将到，王妃不想离开王府，那就不用开口了，因为不可能。”

苏瑾璃知道，在修景弘眼里，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修月国宰相府的二小姐，从小就深爱三皇子，而与三皇子联姻的却是她姐姐。于是她用媚药媚倒了三皇子，成功勾引，如愿嫁进王府，也给自己留了个“放荡天下、不知廉耻”的骂名！圣上下旨，赐她与三皇子修景弘成婚，若是三年无所出，将被休妻！

然而进王府三年，王爷碰都不碰她，她还要受尽侧妃小妾的冷眼调戏。

想到这里，苏瑾璃的脑海里涌现出一幅记忆中的画面——

上次失血晕厥后，她好像遭遇了爆炸，随后陷入了黑暗之中。

醒来时仿佛失忆了，但整个人脱胎换骨，她从未如此坚定——必须挽回最后一点女人的尊严！

苏瑾璃抬头挺胸，昂然答道：“错！王爷，我是觉得时间太长了，我要现在，立刻，马上就离开王府，请王爷赐下休书！”

修景弘千年不变的冰块脸上出现难得一见的龟裂，震惊地怔在原地，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说什么？”

“我要王爷现在就给我写一封休书！”苏瑾璃红唇轻勾，扬起一抹讥诮的笑。

“你要自请下堂，本王没听错？”修景弘低沉沙哑的声音被风吹过来，他听得很清楚，可却更吃惊了。

一旁的侍卫们早沉不住气了，隐在暗处七嘴八舌。

修景弘脸色变了几变，袖中的拳头早已握得铁紧，这个该死的女人，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自请下堂，丝毫不顾及他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自尊！

“吉祥，笔墨伺候！”苏瑾璃毫不理睬面前那张已经泛青，难看得不能再难看的脸，一声令下。

她亲自将小几端在天井中间：“王爷，请吧！”

修景弘勃然大怒，恨恨地拿起笔，唰唰唰将怒气全发泄在纸上。

“兹有苏家次女瑾璃，不守妇道，善妒无后，犯七出之条，不配做我大修王妃，特上休书一封，从此男婚女嫁，两不相干！”

苏瑾璃读完，讥笑一声：“这罪名可真够多的！”她提笔，流畅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苏

瑾璃”三字写得当真是行云流水，老练大方。

修景弘看了她的签名，再次抬头打量了她一眼，她的字竟写得这般好看，以前看不出来啊。

苏瑾璃正低着头，在另一张休书上签名。

长发随风扬起，几缕墨发不羁地垂落胸前，露出优雅雪白的后颈，露在发外的小巧耳垂荡漾着迷人的粉红色，羽睫细密纤长，宛如蝶翼般在眼窝处扑下两团阴影，粉唇微抿，黑宝石般的眼珠转了过来。

修景弘看着今晚的她，只觉得像是从来没认识过的陌生人。

仿佛清水里的一枝莲花，从里到外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股子凛然不同的风度与气势，竟是府里任何一个姬妾都比不来的。

“请王爷落款。”苏瑾璃嘴角绽出一抹肆然的笑，她终于可以离开王府了，终于能看到自由的曙光了！

修景弘接过笔，刚欲落笔，忽然想到一件事，张口便问：“明刚，罍尘还没出来吗？”

身后一黑衣侍卫答道：“南公子还在闭关。”

修景弘望了苏瑾璃一眼，南罍尘取了苏瑾璃的血做药引，正在研制千金续命丸给最爱的侧妃夏紫柔治病，现在并不知道成败如何，若此时休书写下，到需要时可不就找不到苏瑾璃了？

他当即搁下了笔。

苏瑾璃皱眉：“这是？”

“苏瑾璃，本王很想现在就休了你！”修景弘忽然将那两封休书折好，递给了手下，“但是，你嫁给本王是父皇的旨意，就算要休你，也必须由皇上亲自下旨，明白吗？反正还差半年不到，到时自然会放你走！”

苏瑾璃气得直咬银牙，眼看着到手的自由飞走了！

“明刚，这几日多注意点王妃这边，免得快走时再惹出些事情来。”修景弘冷冷地交代了两句，拂袖而去。

院里只剩下苏瑾璃主仆三人。

她淡淡瞅了吉祥、如意两眼，如意默默低着头不出声。

敢给她下药，小样！

她不急着把如意揪出来，如意的后头必然有人，而她，一定也急着在几天内与主子联系，要抓就抓个现行！

到底是哪房妾氏想要诋毁她的声名呢？苏瑾璃抚着下巴猜测着，而这个抓出凶手的机会，果然来了。

这一日，夜风凉爽，十月金秋，风中弥漫着桂花清新的香气。落花园内静悄悄的，墙

头几株伸出园外的繁枝密叶，厚重的露水打得地上一片湿漉。

更深夜重，落花园外，慢慢地踱来一个身影……

如意裹在厚实的披风内，戴着大檐帽，只露出一张小脸在外，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看着园中所有房间的灯火已经熄灭，她直奔自己的房间。

“啊！”随着房门被推开，如意尖叫出声，死死地看着前面。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苏瑾璃赫然地坐在她的床上，一双黑珍珠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如意的脸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瞬间变了几变。

苏瑾璃的眼光慢慢下移，如意本能地将手缩回了袖中，颤着嗓音：“小姐，您怎么在奴婢的房间？”

“你手里拿着什么？”她不答反问。

如意的脸霎时白了个通底，两腿直打秋千，她极力地稳住身子，说出来的话已然变了调，“奴婢，奴婢怕是发烧了，去药房取、取了些药。”

“嗨。”苏瑾璃笑了，可是那笑，在月光的映照下极为阴森，“取药？三更半夜去取药？”

如意瞪大了双瞳，惊恐地盯着她。

面前的小姐，她好陌生！

单是一个凌厉的眼神，就如刀子般插进她的心脏，似乎她的眼睛能看透自己所有的心事，她不像是以前那个大大咧咧、毫无心计的傻瓜小姐了，反而像是地狱的女修罗，浑身透着冰冷的寒意。

如意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跪在地上的了。

“你去见夏紫柔了？”苏瑾璃依稀听说过这么一号人。

如意又是一惊，小姐是怎么知道的？她结结巴巴回答道：“奴婢，柔侧妃特地关照奴婢，要奴婢，好生伺候小姐，拿了些补药给……奴婢。”

“拿来！”苏瑾璃凛然不动，可声音掷地有声。

如意颤抖着双手将手里已经攥出了汗的药包递到床边，苏瑾璃一接过去，她便急退了几步。

苏瑾璃伸出纤纤玉指，慢慢挑开细绳，打开了药包，如意的瞳孔一收一缩，肩膀剧烈地颤动，眼神紧紧地盯着她手里的药包。

苏瑾璃随手取过桌上的茶杯，将药粉轻轻弹了点在茶杯里。

“如意，谢谢你深更半夜不睡觉为我拿补药，这一杯，我就赏你了吧！”苏瑾璃云淡风轻地说道。

“不要！”如意尖叫，已经退到了门口。

“跪下！”苏瑾璃唰一下冷了脸，厉声喝道，如意的双腿早就支撑不了沉重的身体了，

软软地倚倒在门边。

苏瑾璃一步步朝她走过来，捧着精致秀丽的青花瓷杯盏，黑色的披风扬起，露出白色的中衣，黑与白的极致反差，如同高贵圣洁的仙子。

如意想退，可双腿已经软得动弹不了，苏瑾璃红唇轻勾，柔声笑道：“如意，你可真忠心护主啊，既然是补药，怎么就不敢接，不敢喝呢？”她笑得十分干净，两汪秋水明媚的眼睛里，竟是清澈无比，纯真得好似孩子般！

如意忽然往外抽身，手腕却被一个冰凉的小手扼住。她吓得大叫：“救命啊！王妃杀人了，救命啊！”凄厉的女子声音在幽静的夜里十分清晰。

苏瑾璃眉头微挑，明明是她想要来毒害她，居然还敢大声呼救，贼喊捉贼！

“小姐，你还不放手？”如意低声道，“你深更半夜拿着砒霜出现在我的房里，你说，众人会相信谁？”她得意地一笑，这个办法挺不错。

这一声大叫，落花园外脚步声嘈杂，护卫们都往这边赶来，吉祥也迷迷糊糊地跑了出来：

“小姐，如意，你们……”

脚步声越来越近，如意趁机大叫：“王妃，奴婢错了，奴婢不是侧妃的人，求求您别杀奴婢！”她跪在门口，抱住苏瑾璃的腿，期期艾艾，连吉祥也搞不清楚状况了，迷茫地看着自家小姐。

苏瑾璃厌恶地挑起眉头：“如意，是你自己不要这个机会的！栽赃陷害很好玩吗？那好，我陪你玩。吉祥，守好门，我不叫你，别让人进来！”苏瑾璃砰一下将门关上。

“救……”如意只发出一个字，声音卡在了喉咙中，她惊得忘了动。

“我只是点了你的哑穴，如意，看我给你演场戏吧！”

苏瑾璃看看窗外，火把越来越近，护卫们已经到了园中。她笑眯眯地望了眼如意，突然脱掉黑披风，露出白色的中衣，解开发带，墨色长发松了开来。

“如意，你叫我来你房里就是要给我下毒吗？我可是你的主子啊！”她委屈战栗的声音足以让院中所有人听到。

赶来的护卫们都被拦在了房门外，吉祥也不是不担心小姐的安危，只是苏瑾璃刚才的眼神，莫名地让她安心，她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

大家都侧耳倾听屋内的声音，不一会儿，修景弘也赶来了，身后跟着王府最受宠的侧妃夏紫柔。修景弘披着厚重的青色披风，修长结实的身影走过来时，众人主动为他让了一条道。

“姐姐出了什么事啊？”夏紫柔傍着修景弘的手臂直呵气，修景弘将披风脱下盖在她肩上，摇摇手，示意她别说话。

啪！屋内茶杯被打碎的声音，传来如意的声音：“小姐，我对不起你！都是柔侧妃指使的，上次她给你下迷药，想要捉你的奸，这次约我半夜去取毒药，想逼我害死你！”

如意跪在那儿，已经呆得瘫在地上了，刚才她可没说话，但她怎么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苏瑾璃笑眯眯地望了眼她，自从上次苏醒后，她就发现自己会演戏扮人模仿声音了。

所有人听到“如意”的招认，都是大吃一惊，不觉都把视线转到了夏紫柔身上。

夏紫柔脸色惨白，眼眶内晶莹点点，贝齿紧紧咬住下唇，满脸委屈地望向修景弘。

修景弘早已怒火冲天了，脸绷成了石像，伸手拍了拍夏紫柔的肩膀，似是抚慰，大步向房间走过去，一脚踢开了门。

如意正跪在门内侧，被劲风一扫，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扑倒在地。

跟在后面的吉祥连忙把她扶到一边。

“别给柔儿泼脏水！”修景弘一双阴鸷冷厉的眼直扫苏瑾璃，语气十分不善。

苏瑾璃扔掉手里的杯子，坐到了床沿上：“王爷，这可是如意说的。”说着指了指地面。

几个侍从已经将灯笼移到了室内，昏黄的灯光下，茶盅碎片溅得满地都是，含着砒霜的茶汁已将地面烧得疙瘩不平，几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说，这毒药是柔儿给你的？”修景弘冷冷地站在如意面前，冷风袭面，如要刮掉她一层脸皮。

如意有口难言，事情已到了这一地步，只得点点头。

“胡说！”修景弘一声暴喝，如意吓得瘫软成一团，一个劲地发抖。

“王爷……”夏紫柔抽抽噎噎，“王爷，您可要为柔儿主持公道啊！”夏紫柔将头埋进修景弘怀里，嘴角冲苏瑾璃扬起一抹嘲讽的笑。

苏瑾璃哼了一声，责问道：“柔侧妃，我只是个濒临下堂的弃妇，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地找我的麻烦？”

“我说了不是柔儿做的！”修景弘几步上前，一个巴掌狠狠地扇了下去。

苏瑾璃没有躲，迎着这莫名其妙的一掌，掌风凌厉，直把她的头带到了床柱上，撞得眼冒金花，喉咙一麻，一股腥甜的东西涌了上来。

“小姐！”吉祥一声尖叫，扑了过来，跪到怒气腾腾的修景弘腿边，“王爷，您就饶了小姐吧，小姐身子弱，经不起打啊！”

“吉祥，别求他！”话音没落，吉祥已被修景弘甩开一脚踢到了如意身边，两人滚成了一团。

苏瑾璃的心在刹那间揪在了一起，望向两人的眼神闪过一丝担忧，转而迎上修景弘炽火一般的眼光，红唇微启，讥讽地笑道：“果然是做贼心虚！”

“你说什么！”修景弘右手成爪，猛然掐住她柔嫩的玉颈。

苏瑾璃呼吸被滞住，脸色由红转青，又由青转白，眼看着快要闭过气了，修景弘才恨恨地放开手。

她不停地抠着喉咙，连声咳嗽，最终哇地将那口吞下去的血吐了出来。耳边是那恶魔的声音：“如意是你家丫鬟，她怎么会听柔儿的指使？你们主仆俩竟敢在王府无法无天，

栽赃陷害，今天只是一个教训！”

刚才那一掌，其实她能躲开的，那一招，她也能避开。

但她始终不信，这王府，当真就没有了王法，没有了正义，没有了天理？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王爷很笃定？”她轻轻地问，声音已经沙哑。

吉祥趴在她脚下，满眼泪光地望着她，唇上已咬出了血。

“苏瑾璃！”修景弘伸出两指，夹住她的下巴，迫使她抬起头，一字一句道，“别想着翻出什么浪花，本王现在就是要了你的命，也没人敢说话！”

“好，很好。”她不再多言。

如此王府，如此王爷，不说也罢！

修景弘悻悻地放了手，甩袖离去，夏紫柔急忙跟上，临出房门时扶墙回头，嘴角勾出一抹得意的笑。屋子里只剩下三人，苏瑾璃唤吉祥把如意带过来，为她解了哑穴。

“很累了，都去休息吧，明天再来打扫。”苏瑾璃摆了摆手，轻咳数声，吉祥连忙递过帕子，“如意，去跟吉祥睡吧。”

如意突然朝她跪了下来，泪水盈盈：“小姐，如意做错了，如意不是有心要害小姐的！”

吉祥张大了嘴，满脸的痛惜：“如意，真的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跟小姐可是十几年的情分了，你为什么要帮那个不要脸的贱人来害小姐啊？”

如意伏身在地，泣不成声：“柔侧妃拿奴婢的哥哥嫂嫂来威胁奴婢，如果如意不这么做的话，她就要奴婢全家为奴婢陪葬，如意没得选择！”

吉祥怔了一怔，说道：“如意，你哥哥好像一直在筹钱为你赎身吧？”

如意点头，哽咽万分：“奴婢就这一个亲哥哥了，柔侧妃肯定不会放过他们，小姐，求求您救救奴婢的家人！”

苏瑾璃用帕子捂住嘴：“我该怎么做？”

如意端端正正给她磕了三个头：“奴婢的兄嫂都在柔侧妃娘家府上为奴，只要小姐跟您父亲相爷大人说一声，把奴婢兄嫂二人要出来，柔侧妃也就难为不到他们了。”

“这个容易，明天早上我带你去见我爹。”她搭着吉祥的手站起来，“去睡吧。”

自己的身体真是太差了，她叹息一声，从今以后可得好好锻造一番。

这一觉，苏瑾璃睡得不是很好，天不亮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东边透白，初晨微凉，她胸腔依旧如昨夜般闷得慌，扑在桌子旁喝了几口水，从柜子里挑了件白色素边的衫子换上。

用过早膳后，留吉祥守门，她带着如意往王府正大门走去。正大门门庭巍峨，气势宏伟，她还没走到旁边，两个守门的侍卫同时抽出长枪，拦住了去路：“来者何人？”

“王妃在此，还不行礼？”如意挺起胸脯，一声怒喝。

原来这就是王妃！两人眼中立刻闪出三分轻蔑，上上下下看了两眼，才微微福了福身：“王妃是要出府吗？请出示王爷的腰牌！”

“大胆，无礼！”如意大声呵斥，脸已经涨红了。

苏瑾璃只是淡淡地笑着，他们不认识她，没关系；不尊敬她，也没关系；但是想拦她的路，可就不行了。

“我问你们二人，这王府除了王爷，你们该听命于谁？”

看着面前的女人云淡风轻，说话声音虽低却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仪，眼神如刀，凌厉地射了过来，两个侍卫竟然不由自主地齐齐低头，回答道：“自然是王妃！”

“那还不让开？难道想抗本王妃的旨意吗？你们两个，可要准备好跟我作对的下场！”她把“下场”两个字咬得重重的。

“这……”两人好犹豫啊，突然望向苏瑾璃背后，如遇到了救星，双眼发亮，脸上都扬起了笑容，双双恭敬地弯下腰，礼节周全地唤道：“南公子早！”

“嗯，谁这么早出门？”一道清朗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低而不沉，轻而不腻，煞是好听。

这不回头则已，一回头，苏瑾璃浑然怔住，眼眸内掠上一抹惊艳，心跳立刻漏掉了半分。

十米开外，桂花树下站着一个人身穿雪白长袍的男子，被风吹落的花瓣飘落在他肩上。他身材纤长而细瘦，一头乌黑如墨的长发没有束起，不羁地垂在肩头，眼若明星粲然，唇若樱瓣微抿，腰悬五彩流金佩，脚踏八宝戏鸳靴，手执一把玉柄折扇，正掐着一束清香带露的桂枝，歪着头，含笑地打量着她。

此情此景，犹如一幅绝美的画。

连一旁的如意也看呆了。

苏瑾璃却已很快回过头，扬起下巴，对两个发呆的侍卫淡声道：“把长枪拿开。”声音淡漠，却不可侵犯。

两个侍卫见有南霁尘在此，忙乖乖地退到一边。苏瑾璃拔脚往外走，如意低头跟上。

“你要去哪？”南霁尘眉头微微一皱，斜身拦住她的去路，“不能就这么走了！”

苏瑾璃火气一下上来了，大清早的被两个奴才欺负就算了，又跑出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莫名其妙地拦在她面前。

她招惹谁了啊！

苏瑾璃右指飞速点出，出手如电，径取他臂上曲潭、少海两穴。

南霁尘大吃一惊，曲臂斜让，不想苏瑾璃只是虚晃一招，早屈身出左腿，径扫他的下盘，动作没到位时又急收回来，左手成爪，抓向他的小腹。

虚虚实实，这一招南霁尘竟是无法避开，只得噤噤连退好几步，脸上的表情像吞了个苍蝇似的，难以置信地望着她。

苏瑾璃收回招式，胸腔内气血翻涌，这身子，果然太差了！

但对南霁尘来说，已经刺激得不行了！

如果刚才她手上有兵刃，他已经被她伤着了！饶是如此，他千里独行毒医鬼圣的名头也已被扫到地上去了！

“王妃好厉害！”

两个侍卫内行看门道，不由得叫出声。

“王妃？”

南霁尘更是脸色剧变，震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皇子府的王妃，竟然是她，是她！就是这个女人，害得柔儿生不如死！

可她怎么会是她？

他一直以为那会是个穿着红着绿、浓妆艳抹的粗俗女子，给柔儿下了生不如死的剧毒，她未出阁时就给男人下媚药，这样一个被天下人耻笑的女人，怎么会跟面前这个她联系起来？

眼前的她五官精致，姣容如玉，身形轻捷，白衣不染纤尘，身姿犹如谪仙，眼波流转间难掩绝代风华，勾人心魄。

而且，她怎么会有武功？

只是瞬间，苏瑾璃在他眼里，看到了震惊、惊艳、疑问、不解，各种眼神闪过，甚至还闪过了一抹怨恨，转瞬即逝！

她心中也掠过一丝不安，话到了唇边：“你是谁？”

“我？南霁尘。”男子道出自己的名字，右手下意识地折扇拢起，顿了一顿，说道：“你也许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

苏瑾璃嘴角勾起一丝讥笑。

确实，她很出名，废物王妃嘛！

这时，大门内侧传来一声冷冰冰的质问：“王妃这是去哪儿？”

苏瑾璃一怔，停住了，不用回头也能想象到修景弘那一双如鹰勾似的双眼，直直地在她背后刺穿两个洞。

她优雅地转过身，淡淡道：“王爷，臣妾只是出来走走，不小心就走到正门来了，这就回去。”不卑不亢地行了告退礼，一袭白衫的背影袅袅远去。

“她是苏瑾璃？”南霁尘愕然。

“是啊。”修景弘收回眼神，脸上是无尽的冰霜与隐忍，“就是她，给柔儿下了生不如死的寒热散！”

“真是她。”南霁尘声音低了下去，垂下眼睑，眼底有一闪即逝的失望。

“柔儿的病无碍了吧？”修景弘问。这次南霁尘闭关，就是为了研制专克寒热散的金续命丸，现在他已经出关，想来是已经研制成功。